

浙江文叢

黃宗羲全集

〔第十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黃宗羲全集

〔第十六冊〕
明儒學案四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明儒學案卷三十九

甘泉學案三

郡守洪覺山先生垣

洪垣，字峻之，號覺山，徽之婺源人。嘉靖壬辰進士。以永康知縣入爲御史，轉溫州知府。閒住歸，凡四十六年而後卒，年近九十。先生爲弟子時，族叔熺從學文成，歸而述所得，先生頗致疑與精一博約之說不似。其後執贄甘泉，甘泉曰：「是可傳吾釣臺風月者。」丁未秋，偕同邑方瓘卒業東廣，甘泉建二妙樓居之。庚申，甘泉約遊武夷，先生至南安，聞甘泉訃，走其家哭之，越兩月而歸。

先生謂體認天理是不離根之體認，蓋以救師門隨處之失，故其工夫全在幾上用。幾有可見，未幾則無見也，以幾爲有無接續之交，此即不睹不聞爲未動念時，獨爲初動念時之舊說也。不知周子之所爲幾者，動而未形有無之間，以其湛然無物，故謂之無，以其炯然不昧，故謂之有，是以有無合言，不以有無分言也。若自無而至有，則仍是離根之體認矣。先生調停王、湛

二家之學，以隨處體認，恐求理於善惡是非之端，未免倚之於顯，是矣。以致良知似倚於微，知以知此理，以無心之知爲真知，不原先天，不順帝則，致此空知何用？夫知主無心，所謂不學不慮，天載也，帝則也。以此知爲不足恃，將必求之學慮，失却道心之微，則倚之於顯者，可謂得矣，得無自相矛盾乎？

方瓘，字時素，號明谷。初從甘泉於南都，甘泉即令其爲諸生向導。甘泉北上及歸家，皆從之而往，以學爲急，遂不復仕。

理學聞言

學者，覺也。夷、惠謂之心安則可，謂之悅則不可。蓋悅重知不重行，知通乎行，故悅，行亦悅也。行局乎知，則雖知亦未免爲障耳。白沙之見端倪，於悅近之。

父母，根也。根孝弟，是不離根發生處，故生生之謂仁，舍此便是無根之學。仁義禮樂，何實之有？

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非成君子之名也，古人名即是實。仁是體，名是事，安仁利仁是體，處約處樂是事。

萬殊一本是理，理一分殊是功，分殊即在理一中。有感應，無分合，內外兼該，是貫處，蓋一則內外兼該也。若云以一理貫萬事，是二之矣。

「忠是體，恕是用否？」曰：「不分體用，皆於感應上見之。體則無可言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，其恕乎！行之即忠也。」

天道無名，而忠恕有路，故曰違道不遠，然於命脉則一爾。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心一也，在居處爲恭，在執事爲敬，在與人爲忠。日用即此三者，中間更無空閑間斷，使得仁體流通。

下學上達，至淡至簡，豈人所可與知？惟自知之，惟天知之，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。天人二途，中間更無別路去。人所以還天，人所不知者，即天知也。

行不貫徹，恐於事上着了脚，故有礙。子張問行，子貢問行，夫子惟告以忠信與忠恕。忠恕流通，即自無礙脚處。

設無此身，何意之有？爲其有身也，故人己形而好惡之意起焉，是己與人流通之關鍵也。通則格，不通則不格。通則格乎天地，不通則否塞消亡。知者，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，知則覺而軀殼亡矣。故意有善惡，知則惟有善而無惡。「知善知惡是知，爲善去惡是格物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知善知惡，真知也。即真知一路致之，以通格乎物。若添爲善去惡二字，似又加一轉身，致與格二矣。」

慎獨誠意，皆喜怒哀樂上消磨，不落虛見。

戒慎不睹不聞，須從大志願上，未接物而本體自在，已接物而本體自如，不涉睹聞，乃戒

慎也。

戒懼不睹不聞，猛然一爐真火，自然點雪不容。

喜怒皆天性流行，少離體便是遷，便是出位。遷對止而言，觀於未發之中，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。

從人欲上起念，便踏危機；從天理上起念，便踏安機。機動之初，自以爲細微，可以僥倖無事，故忽忽爲之，遂至於不可止，不知害已在其中。智者即觀理欲於毫芒，而利害不與。利害展轉，則昏塞愈甚。

言顧行，行顧言，顧不在言行，而在體認天理，一顧俱得。

經綸大經，其大不在功業，而在此心。心無私，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。

無惡於志，譬如日月着不得纖翳，故能無聲無臭。

志在幾先，工夫則於幾時，原非起念。

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，本體全功，不分動靜。

孟子不動心，在集義有事上。告子不動心，在不動心上。不得勿求，是欲效廓然而實私也，歸之內焉耳矣。彼長我長，彼白我白，是欲效順應而實逆也，成之外焉耳矣。是內便非外，不得勿求，便彼長彼白，一病也。

勿求於氣，是持志，而志與氣二，故曰志一則動氣，氣動即心動矣。孟子之養氣，是志至，

而志與氣一，故曰「持其志毋暴其氣」，氣安即心安矣。蓋心志皆氣之所萃，故不動氣者，是不動心之要訣也。

不得勿求，似不動心，而實病心。似物各付物，而實外物。

志氣一舟也，志至氣次，是有舵之舟。運用伸縮，只見舟，不見有舵，氣一動志，斯無舵矣。志一動氣，執舵而用之者，非其人也。

其爲氣也，配義與道，於天地絪縕時觀之，無理氣分合處。

孔、孟言敬，言集義，言精一博約，皆是渾流片段工夫，不是逐事逐時照管。有時事者，感應耳，常寂常感。

助者，無根之謂。集義工夫，止於根上着力，則雖奮迅勇果，亦是生意震發，概謂之助不可。

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。此情字是「繼之者善」善字上來。忽然之間，真情發見，即繼之之意。若施之事爲，離幾已遠，其情不得而見矣。

平旦未與物接，無好惡可見，而何以曰與人相近？只是其氣清明，無所好惡，便是相近。

舍生取義，以生與義并論，是不得已喚醒常人語。若在賢者，則真是生順死安，論義理不論生死，豈有身與義對者乎？

放者，意也，非心也。求之者心也，致知之事也，故曰「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」。以心使

心，非矣。

盡性無工夫，工夫在盡心上。

吾人與萬物爲體，身之精靈，萬物之根也。反身而誠，天機流行，發育萬物，故樂，仁體也。行之著，是生機露；習之察，是生機精到神處。

楊氏爲我，人自爲人，物自爲物，牛自爲牛，馬自爲馬，而不以我與之。是亦物各付物，而實出於意見，故無情。

子莫執中，是事上求中，事上豈能有中來？嘗記呂涇野、馬西田、崔後渠過朝廷香案，一曰「下馬」，一曰「虛位」，講論未定，其一曰：「予一脚下馬，一脚不下，如何？」可知執中自是無此理。

命之流行，有剛柔純駁，而生生之本，未嘗不在。故剛柔純駁可以言偏，而不可以言惡。道無不在，隨位而在。三百八十四爻，總是一個思不出其位，故曰位當。位不當，古人身無閒也。

問「定性」。曰：「率性之謂道。率性而行，便不消言定。定亦率也，非率而定，雖定未免有病。」

心不入細微，還從聲色貨利名習見粗處蔽之。

分殊在理一上流行，如水各滿其器然。

禁止矜持，雖非善學，然亦有可用之時。與截瘡相似，一截則元氣自復。

天地之塞，吾其體無欠缺處即是塞。知此，則知師矣，不必更見有塞體段。

風波不起，本體和平自在。

無知而無不知，有無一體。老子恃其不知以爲知，其知猶有着處，蓋退以爲進也，於寂體不似。

變化氣質，亦須有造命手，從天命上轉透。

「思慮不定，何故？」曰：「只爲心中有物在爾！吾人居常，有思做盜者否？以其無此念也，須廓然坦坦，強把着不得。」

問：「視聽爲氣，聰明爲性，何如？」曰：「視聽，氣也，亦性也。視聽之聰明，氣之粹而性之正者也。以視聽爲非性，則形色天性非矣。」

思從意起則滯，思從心體則通。

萬物不能礙天之大，萬事不能礙心之虛。

人處大運中，吉凶悔吝，無一息暫停。聖人只隨地去看道理，亦無停息。所行有滯礙處，必思有以通之，其智益明。

若要撥開頭上路，先須推倒面前牆。面前何牆？牆在吾心耳。心不蔽，則家國天下皆在吾格致中矣。故物格意誠，而心廣體胖。

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，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。夫理因神識以發，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者？但我儒理與神識爲一物，而釋之神識，恐理爲之障耳。理豈爲障？障之者意也。體認天理，是不離根之體認。

人只能一心一路，如九河就道，滔滔中行，更無泛思雜念，方是學問。

未應，則此知渾然與物爲體；既應，則此知粲然物各付物。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，似有無知無物之時。其爲物不二，與萬物載焉，只是一物。

五行相資相濟，一時具備，所以純粹中和，而能爲四時之消息流行也。有微著而無彼此，有偏全而無欠缺，若謂春夏秋冬，各以一物自爲生克勝負，謬矣。蓋消息即是生克也。

「變化氣質，不如致良知之直截，何如？」曰：「是當下頓悟之說也。人之生質，各有偏重，如造形之器，亦有志至而氣未從者。譬之六月之冰，安得一照而遽融之？五十以學易，可以無大過。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，故其變化直至七十方不踰矩。」

東廓嘗云：「古人惜陰，一刻千金。」一年之間，有許多金子，既不賣人，又不受用，不知放在何處？只是花費無存，可惜！

婁一齋高冠佩劍，所至傾仰。至姑蘇，桑悅來訪，引僻書相難，一齋未答。悅曰：「老先生德性工夫有之，道問學則未也。」一齋遂不與語。

陽明嘗朗誦孟子終篇，學者問之，曰：「如今方會讀書，一讀書去，能回頭。」尹先生曰：

「耳順心得，如誦己言。」

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，地步常使有餘閒，隨吾所往，自然寬博有容，平鋪自在，事變之來，是非亦可照察。不可竭盡心力，彼此俱迫迫窄窄，無展布處。

大事小視之，則可以見大；變事常視之，則可以處變。若小而爲大，常而爲變，則不惟來叢脞之失，而且有多事之害矣。

人之聰明，各有所從發之竅，精於此或暗於彼，故聖學專從全體上，不在聰明。陽明云：「果是調羹鼎鼐手段，只將空手去應副，鹽梅汁米之類，不患其不備也。」

聖人亦何嘗有過人的念慮，有過人的事功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，滿眼生意，竹頭木屑，皆家計也。

被事占地步多，只是心狹。

至善無形，何物可止？不動於欲，天則自如，止水無波。

不以軀殼起念，即一念天下歸仁。

學者無天下之志，即是無爲己之志。

念從知轉則念正，知從念轉則知妄。

明道獵心，原不成念，故謂之過。吾人有過，便連心撥動，故謂之惡。

此心流行之精，而有條理可見者爲文。威儀動作，猶文之表末耳，故惟精惟幾爲博文。

先輩語言，須虛心細玩，不可輕忽置去。一擔黃連通喫了，方說甜語。

「百姓與知，何以謂之日用不知？」曰：「百姓之病，無根之病。百姓之善，亦無根之善，主宰未立，學問未講故也。」

有起念處，即便有斷念時。

感應是有物時見，不是有物時起，起則有生滅矣。真知脫悟，自然必照。

日食之時，以扇作圖圈承之，其地影之圈，亦隨日體盈虧以爲偏全。可知本體不足，雖垂照廣徧，終是偏也。

自私者必用智。

明道曰：「性靜者可以爲學。」性靜便近本體，非惡動也。

以公言仁，不足以見仁體；以惺與覺言仁，不足以見仁之全體。惟夫子以愛人言仁，周子以愛言仁，仁之實理自在，不必更說是仁之用，又添出一個心之德，愛之理。

「絕去人欲，須知存理否？」曰：「何者爲去？何者爲存？理欲只是一念，又何處絕得？只在過與不及之間。故中庸不說理欲，夫子亦不說去欲二字，止說非禮。非禮者，不中正之謂也。」

「心之虛處，是性否？」曰：「惟真虛，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。虛即性也，然性無虛實。」

天地無心，却有主宰在。牛生牛而不生馬，桃生桃而不生李，要亦天地生生變化只有此數

而已。

真知流行，即是知行並進。

幾乃生機寂體之流行不已者。感而遂通，妙在遂字。易之藏往知來，俱在此中，誠神幾也。生幾須存誠爲主。

人生以後，纔有功，便是動。靜無功見，立寂求中，皆於感應動時生幾驗之。即寂即感，即感即寂，無先後，無彼此，此聖門求仁慎獨本旨，顧須識獨與仁爲何物耳。獨者，天理也，慎獨甚微，無容聲臭，惟有善根一路，著察消融，不是到此，容有善惡交勝之病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生即仁也。生親，生義，生序，生別，生信，皆生幾之不可已者。

工夫不難於有事無事，而難於有無接續之交，於中蓋有訣竅焉。志在幾先，功在幾時，言志則不分有事無事，而真幾自貫。如大學所爲「如好好色，如惡惡臭」，皆真幾也。善幾著察，有不善，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行，此顏子知幾先天之學。今之學者，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，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。非志則幾不神，非志非幾，而欲立未發之中，於未應之先，以爲應事主，而應之者無心焉，非影響即虛見。所謂體天理者，豈是事物上推求？豈是意念上展轉？只從生幾上時時照察。幾是則通體皆是，幾非則通體皆非。蓋幾者，性情之流行，通乎知行而無息者也。

學者每言無知。知是靈，開天闢地，生生不死底物事。窮神知化，過此以往，未之或知，是

到無聲臭，無可言處。未至於此，豈可便說無知？恐不免於信心妄用耳。

「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」之類，天無偏而地氣有偏。然天至於生時，即已入地氣矣。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。

人之過，各於其黨。黨生於性之偏，豈惟食色？雖佛、老、楊、墨，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之，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。無形，安有影？

道在求自得爾。靜體渾融，虛通無間，原不在喧寂上。故有用博約如有所立者，有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，各隨其姿稟方便以入。其言靜以養動者，亦默坐澄心法也。不善用之，未免絕念滅性、枯寂強制之弊，故古來無此法門。然則如之何？道以自然爲至，知其自然，動不以我，斯無事矣。故學在知止，不在求靜。

「慎獨是靜功？是動功？」曰：「言靜言動，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，惟幾則無間，一體故也。」

問：「致知有起處，如何？」曰：「知無不在，致之功，則在於幾時。蓋幾有可見，未幾則無見也。夫其所可見，即其所未見者耳。故致所見，而其所未見者在矣。動靜止有一體。」

「氣質變化有要否？」曰：「枯槁之發生以陽，氣質之變化以知，知透而行至，渣滓融矣！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，乾道也。如雞抱卵亦然。」

「人之才智聰慧相殊倍，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猶之生物然，濃淡華素。色

色各別者，地氣耳。天無形，地氣有形。人之質稟軀殼，地氣也，故學求端於天。」

論學書

聽言觀書有得，恐還是軀殼意氣上相契，不是神接。神接則實得根生而德離矣。夫精粗一理，顯微無二，故善學者從粗淺入細微，不善學者從細漸成議論；實用功者從日用察鳶魚，不實用功者從鳶魚成虛見，此中正之道所以難也。答甘泉。

天理上有何工夫可用？只善識克去人欲爲體認切要。近來學者間失其意，每以天理爲若有物想像而得之，亦若有物得焉，卒成虛見。奉甘泉。

垣竊以爲戒懼事迹之功易，而戒懼念慮之功難；戒懼念慮之功易，而戒懼本體之功難。夫戒懼乎本體者，非志之主宰不能也。此處無隱，亦無懈時，顧在人自作之耳。近時謝惟仁，有書論今人只於義理上論學，不在合下工夫上論學；只於學上論病痛，不於己志真切上論病痛。又竊以爲今之學者，止於意氣作爲上論志，不於天行乾乾主宰上論志，所以終未有湊泊處。東鄉東廓。

竊念此生真惟有此一念，可以對越上帝。細細條晰，猶是掩惡著善地面。縱饒此身全無破綻，畢竟於仁體乾體上無干也。噫！乾道之學，數百年鮮有聞者，自道丈發之，而吾人猶以大人之體，翻爲童觀之窺，乃遂謂之曰儒，其自小也甚矣。寄鄉東廓。

格物即精一工夫。東黃久菴。

心齋之學，同志每以空疏爲疑。近得執事所論修道工夫，小物必謹，則發心齋之蘊，非執事而誰？第於不睹不聞另立見解，尚與區區之意未合。夫不睹不聞，性之體也，惟其不睹不聞，故能體物不遺。體物不遺，即率性之道也。人惟有此不睹不聞、體物不遺之體，而或不能以忘助失之，故戒謹恐懼，所以存於此身，猶之曰修身修心養性云耳，非謂必有一物而後可存養也。今日性如明珠，原無塵染，有何睹聞？著何戒懼？故遂謂平時只是率性所行，及時有放逸，不睹不聞，然後戒謹恐懼以修之。夫既如明珠矣，既無塵染矣，不待戒懼矣，其所放逸者，又何從而而有之？而又知之？所謂率者，又何事乎？平時無事，難以言功，止合率性，性本具足，不必語修，則誠似矣。然物交知誘，非有戒懼存於其間，則其所率，所謂道者，果知其爲性道之本否乎？果如此說，非惟工夫間斷不續，待放逸不睹不聞而後修，其幾亦緩矣。知及仁守莊蒞動禮，此夫子自內達外，示人以性道全體，合下便是合一用功，非謂有知及仁守，而又有莊蒞動禮也。君子終日乾乾，忠信進德，修詞立誠，聖賢以此立教。吾人尚爾悠悠，動輒見過。若謂只任自然便謂之道，恐終涉於百姓日用不知。區區爲此說者，非謂率非自然也。慎獨精一，不容意見之爲自然者，自然之至也。答顏鈞。

不睹不聞，有何影響？吾兄豈亦有影響耶？蓋自學者所見言之，第不知感應時，亦復反觀所謂不睹不聞者而慎之乎？抑亦於睹聞之先，戒懼其所謂不睹不聞者，而隨應之乎？或

不論已感未惑，只從不睹不聞之體，而戒懼之乎？於不睹不聞之體而戒懼之，不知亦有面目可得而言之乎？忽然感，忽然應，於時面目將何存乎？既無面目，又不知以何者爲體而戒懼之使流行也？故第嘗謂戒懼不睹不聞，只觀主宰，不論體段，只求致虛，不論着力，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志者，主宰也，剛健純粹，通一身動靜隱顯而運用之。若云真有所見，則影響其將不免矣。炯炯靈靈，中中正正之何物乎？在目乎？在念乎？非目非念何見乎？此恐未易言也。答徐溫泉。

蓋未感之先，別無可言，惟有一真志在耳。故鄙人嘗謂志在幾先，而功在幾時，志從好學有之，幾從好學得之。故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，又曰：「知幾其神乎？」非志，則幾不神也。非志非幾，而影立未發之中，於未應之先，以爲應事主，而應之若無心焉，非影響即虛見。與葛洞岡。

善學者，事從心生，故天下之事從心轉。不善學者，心從事動，故吾人之心從事換。只在內外賓主之間，非天然之勇不能也。答謝特峰。

蓋非生機呈露條達，而遽謂之真志，且曰「是能立焉」，恐猶之意氣所發，誠僞由分，非可强者。世緣仍仍，機竅便熟，道家所謂今之學道，以天理爲門庭，以人影爲行徑。斯亦對證之劑，如何？答程介齋。

聖賢之怒，從仁上發，故善善惡惡，皆仁之用；吾人之怒，從己意上發，故貧懷賤惡，皆氣